

■图片故事



工作中的厉正秋



厉正秋(右一)与同事在工地现场

我的特区记忆

□厉正秋 文/图

我叫厉正秋，1933年出生，1947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8月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747部队政治部，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回国转业。1957年，我跟随公司参与祖国大江南北建设，从北京出发，先后奔赴重庆、太原、深圳等地，完成了重庆507电厂、太原化工厂、深圳市政府大会堂等一大批基础设施建设及国防工程。

1982年，我被通知到深圳拓荒建设，与深圳特区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公司——中建二局一公司深圳分公司是当时从北京出发支援深圳的第一批建筑队伍。两年后，我被任命为分公司党委书记，直至1988年12月离休。回想起建设深圳特区的日子，90岁的我依旧心潮澎湃。

刚来深圳时，她还是南方边陲的一个小渔村，是一座人口不足两万、马路只有两条的小县城。我还记得当时公司的全部家当，只有三辆解放牌卡车和一辆拖挂车，建设物资非常匮乏，就连铁丝、铁钉都要去广州采购。职工住的工棚是用油毛毡、竹竿、竹席和竹叶搭起来的，闷热又潮湿，白天虫子咬，晚上蚊子叮。有的同事拖家带口，孩子都没人照顾，但大家都没有怨言。一提起“我们是中建人”，代表

着“国家队”，可不能让特区人民小看我们，必须使劲往前冲！

记忆中，公司材料科旁边有一座小山头，那里常有蟒蛇出入，偷食鸡鸭，弄得人心惶惶。有一次，汽车队在银湖施工时，一条大蟒蛇被推土机碾成了三截，立即就被送到了工地食堂，开饭时工人们同声吆喝，击碗相庆：“喝龙汤，吃龙肉！”吃了好几天，好不快活。建筑人虽然工作艰苦，但是四海为家，穿州过府，辛苦中也有常人享受不到的欢乐。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先后建成了深圳第一栋高层建筑海丰苑、首次采用滑模施工工艺的翠竹楼、深圳市政府大会堂，以及深圳市政府住宅楼等建筑。特别是现在的深南东路，因为道路两旁最初的建筑都是由中建人修建的，因而获得了“中建一条街”的别称。

1985年3月5日，深圳分公司凭借电力建设的雄厚技术实力与一公司在国家电力系统的厚重积淀，与日本前田建设工业株式会社成立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工程投标筹备组，组建联合公司。后又增加核工业部华兴公司和法国法玛通公司，组成三国四方的HC-CM集团。在当时国家电力部的支持下，胜利拿下了大亚湾核电

站工程。之后又转由二局继续营施工，使二局成为了中国核电建设的排头兵。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解决关系公司发展和职工切身利益的一些大问题。作为工会主席，我的肩上也挑着很大的责任，要尽力改善职工们的生活条件。为解决职工住宿问题，1986年底，我们自筹资金，在深圳市批准的土地上，建成了新秀村三栋职工宿舍，200多名职工从此告别竹寮席棚，搬入新居，结束了大篷车似的吉普赛人生活。之后，在与市政府有关单位的持续沟通下，公司在黄贝岭9537平方米的临时用地终于转为正式用地，我们又新建了四栋职工宿舍和公司办公楼，职工工作、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后来，经过公司不断努力，不少职工也陆续解决了户口的问题，孩子升学、就业的后顾之忧终于成为了过去。

到现在为止，我离开工作岗位已经三十多年了，深圳也已经从当时的小渔村蜕变成了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我们公司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老干部，我很荣幸自己投身到了建设深圳特区的洪流之中，我衷心地祝愿这座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好。

海外国宝的“回家”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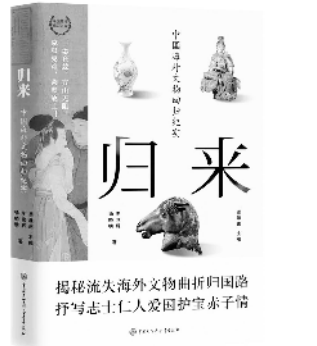
——读《归来：中国海外文物回归纪实》

□李钊

韩熙载夜宴图、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圆明园青铜虎蓼、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圆明园七兽首……这些国宝如今都静静地躺在中国的博物馆里，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从海外回流的中国珍贵文物。《归来：中国海外文物回归纪实》对这些流失海外文物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解读，深度挖掘有代表性的文物从流失到归来的曲折命运，勾勒描绘出流失文物七十余载“回家”之路的壮丽画卷。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史留下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的珍贵文物。令人心痛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因列强劫掠、盗掘盗凿、非法贸易等原因流失海外。可以说，每一件流失海外的文物，都背负了一段属于国家的屈辱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追索海外流失中国文物的脚步从未停止，让一件件曾经失去尊严与荣光的失落珍宝踏上归途、重放光彩，虽然成绩显著，但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之路绝非坦途。

作为一道世界性的难题，海外流失文物的追索面临现有国际公约无溯及力和约束力较弱、制定国际规则的主导权由海外文物市场国掌握、“文物流入国”不愿归还等难点，每一次海外流失文物的追索，都是一段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迢迢征途。如我国成功从英国追索的一批三千四百余件走私出境文物，从1996年对英国政府查扣的走私文物提出所有权主张，到1998年追回大部分文物，其中68件走私文物因各种原因长期滞留海外，通过不懈努力促使这些文物于2020年成功回归，追索过程一波三折、险象环生。而圆明园旧藏青铜虎蓼，从1860年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劫掠至海外，到2018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它的回归之路走过了



漫漫百余年。书中所讲述32个国宝回归故事只是众多国宝回家的一个缩影，背后所呈现的是一条辗转曲折、令人动容的中国流失文物的回归之路。

与漂泊海外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文物相比，这些回归的国宝无疑是幸运的。在它归来的身影背后，是一个国家不懈的努力，也离不开爱国人士、社会团体、爱国华侨以及国际友人的大力支持。

第一次叫停海外中国流失文物拍卖、第一次敦促外国机构退藏返还被盗文物……70余年来，我国通过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法合作等方式，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15万余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流失文物回归渐成趋势。而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持续加大文物保护和海外流失文物追讨力度，积极加入国际公约体系，主导制定文物返还国际性规则、上线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发布外国被盗文物数据库……强大的国家是推动国宝回归最坚实的后盾，我国不仅成功促成皿天全方罍器身、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等1800余件（套）流失文物返还，也为完善文物返还国际秩序贡献出中国智慧和方案。每一次文物回归都是追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激昂着全体中国人内心的奋进力量。

文物是承载文明的密码。《归来：中国海外文物回归纪实》呈现了海外国宝从颠沛散失到盛世重光的回归之路，这是中国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的历史见证。而照亮流失文物的漫漫回家路，尊重文物的生命，守护文物的温度，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

书海掠影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工友情怀

“较真”的老向

□赵闻迪 文/图

老向大名就叫向军，是公司电机班的安全员。

老向其实一点也不老，只因为说话做事老成持重，穿衣打扮“老气横秋”，平日工间休息不追剧、不玩手游、不刷短视频、不跟人开玩笑、也不聊网上的新“梗”，只爱捧着一杯泡了枸杞的热茶看班组订的报纸，看一会儿报，喝一口茶，津津有味、乐在其中，于是乎，同事们就喊他“老向”了。

老向还有个特点——较真。干安全员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些较真，但老向是特别较真，有时候班长都头疼。

就拿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来说吧。

那是年后上班第二天，电机班接到一个检修中压开关柜的任务，在开关室一直忙到中午，快到饭点才收工。班员们回到班里，换掉工作服，准备去食堂吃饭，老向走进来，说：“刚才材

料员小李清点上午作业用的工具箱，发现少了一把平口螺丝刀，得赶紧把它找回来。”

班员说：“不就是一把螺丝刀嘛，下午我们还要去开关室完成回装作业，到时候找一找不就行了？出不了啥问题。先去吃饭吧。”老向摇了摇头，面色凝重，“《作业规程》里有一项‘丢失的工器具要第一时间找到’，螺丝刀虽然不大，但在密闭空间、密闭容器内作业，防异物一直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工作事项。如果不及处理，可能会引发事故。还记得前年春季检修吗？有个检修工人拆卸开关柜仪表盘时，顺手将螺丝刀放在装置的外壳上面，完工后忘了取走就关上了柜门，结果另一个人抄表盘时，开柜门的一瞬间，螺丝刀掉落下来，碰到他的鼻子，流了好多血。由此可见，安全上的事不能马虎也不能拖延，一点点小隐患都有可能引发大问题。”



听了他的话，班员们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肃性，立刻回到上午作业的地方，经过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那把卡在—处机器夹缝里的螺丝刀。

这件事还不算完，当天下午的班后会上，老向就“螺丝刀事件”说了很多，大概意思是大家要对工作中的“小毛病”重视起来，不能不当一回事，不然“小毛病”积累多了，就会出大问题。

老向有一个安全记录本，专门记录日常工作中发生的风险和隐患，哪怕是一件在别人看来很小的事情，他也要认真地记录下来，日期、地点、原因、经过、当事人、整改反馈、教训反思等，一条一条，清清楚楚。每

逢开安全例会就拿出来分析。刚开始，有人说他：“鸡毛蒜皮的事也讲半天，忒较真！”渐渐地没人说这话了，因为电机班连续好几年被评为公司“安全管理先进班组”。班员们说：“正是老向的‘较真’劲，才成就了这份荣誉，才守护了大家的平安。”

前几日，我们这里气温骤降，雨雪连绵，寒冷潮湿，许多室外作业都暂停了。按说，老向也可以轻轻松松，用不着天天定时去现场巡检了，可他不，依旧一丝不苟地在现场转悠、拍照、记录，摸摸这个设备、敲敲那个设备。照他的话说就是“不去看看不放心”。大伙都说：“嗨，老向的‘较真劲’又上来了！”